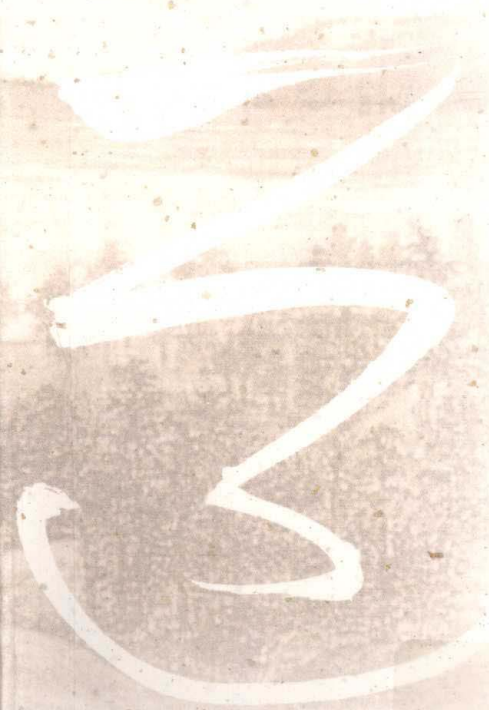


邹牧仑文化系列

听老子讲道

邹牧仑 著



邹牧仑文化系列

听老子讲道

邹牧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老子讲道 / 邹牧仑著. —2版.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 4

(邹牧仑文化系列)

ISBN 978-7-5507-0646-0

I. ①听… II. ①邹…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注释 IV. ①B223.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8927号

听老子讲道

TINGLAOZI JIANGDAO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林星海 于志斌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85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4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自序

10年之后，几部文化旧著能够在同一个出版社再出新版，很觉意外。出版方嘱写再版前言，我没有多少话好说。在此，衷心感谢读者诸君，在这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欲望沸腾的时代，伴随我跋涉了一大段跨越时空的漫长思想旅途。

作为此次旅行的发起者和引导者，我深知，这旅途中几乎没有醉人的鸟语花香，没有辉煌灿烂的殿宇楼台，没有温馨芬芳的血缘亲情，没有慷慨悲歌的英雄业绩，没有风花雪月的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动荡岁月里的疾风骤雨，只是变革时代里的混乱无序，只是金戈铁马留下的处处残骸，只是荒凉废墟上的簇簇荆棘，只是礼崩乐坏后的人心叵测。

但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正是从这里拉开了沉重的帷幕。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300年间，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恒河，到黄河、长江，再到地中海北岸的爱琴海域，维系东西方世界政治文明纽带的封建制、民主制以及帝国体制，纷纷陷于空前危机。这时，几位人类的伟大启蒙者和思想导师——索罗亚罗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突然间横空出世，混沌一团的世界顷刻间呈现出理智的光芒。他们以自己的博大知识、超人智慧、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提炼出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指引着穷年累月笼罩在刀光剑影之中不得解脱的人类从蒙昧中觉醒。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犹如高山之流水，很难再被截留；智慧的光芒一旦喷射而出，历史的天空便流光溢彩。于是，孔武有力的武夫被摘掉了王冠，装神弄鬼的神棍被赶下了神坛，道貌岸然的骗子被撕去了面具。曾经四处流淌着血污、泛滥着罪恶的人生道路，开始路线清晰、方向明确，真善美向人们招手致意，人类与野兽就此拉大了距离。我不能想象，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几位思想巨人，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突破时代”，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如果没有这几位巨人留下的思想瑰宝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则人类的精神家园将是何等荒芜、贫瘠和凄凉！

该文化系列此次再版，受出版社之托，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纠正了一些词语文字方面的谬误，个别章节有所增删，但思想主旨没有变化，叙述体例亦大体保持原貌。笔者以为，文化思想作品不唯受限于作者之学识，亦受限于作者之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情绪和写作目的。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今日再写释尊、老子、孔子以及耶稣，可能与10年前大不相同，因时过境迁耳。

10年来，该套文化系列蒙读者不弃，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受益良多。批

评意见，全部收下；溢美之词，愧不敢当。至于一些良好的修改建议，则大多非我精力和能力之所及。台湾余先生在《道德经旁说》一书上用红色朱批，谬奖该书是他所见到的最好“道德家”注释本，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老子思想的关键处，拙著不能直下判断，致使著者亦不能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直白地说，就是不能真正走上道家的生命修炼，也就达不到生命的超越。对此，我无话好说。我得承认，我对老子思想乃至佛教的理解，尚局限于学理方面的探讨，不能从宗教信仰立场以及生命豁决层次上进行大幅度超越，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任何一门宗教的信徒。立于世俗社会理解宗教，我更倾向于发掘和阐述其历史文化里的生命和生活意义，而刻意回避了其理论中关于超越生命的种种修行法门。站在一个凡夫俗子的立场上，我比较赞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我更愿意接受儒家的人间伦理道德学说。

我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述的前言里写道：

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人分别提供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解决精神问题的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解决心灵问题的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从这些原创文化理论中演绎出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的生活观、恬淡平和的自然观和圆满丰盈的生命观。就人类生活方式中所产生出的一般生命现象而言，内心充实和神智清明的中国人既少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比较罕见精神时时处于极端亢奋的宗教狂，他们对待事物一般采取的是中庸之道而拒绝走向异端和极端。针对人类历史演进历程中经常表现出失去理智的病态行为，中华文化哺育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无疑更贴近真实的人生。（《俗眼看耶稣》前言）

坦言之，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我不欣赏一切极端、异端的思想。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从异端和极端思想泛滥处爆发的往往是人类的充满了变态、病态、盲目、迷惘的心理追求，而在异端和极端思想大行其道的岁月里，则随处充斥了人们反常、狂热、疯狂的行为表现，它们屡次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幸福之到来，缓慢而平和；灾难之产生，突然而剧烈。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人们，要时时警醒，理想主义的画饼从来都不能充饥，它们只是人类幻想的泡沫。

最后，对出版社前任领导张合运先生、旷昕先生，现任领导尹昌龙先生、毛世屏先生、于志斌先生，尤其对志斌、星海二先生，郑重地说声谢谢。

邹牧仑

2013年3月15日于北美

引言·老子西行

老子微闭着眼睛蜷曲在老青牛的宽阔脊背上，独自行进在关西绵延起伏的山路上。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人们可以看到，老子果然如他的称号一样，已经非常苍老了，一张红润的面庞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犹如刀刻斧凿一般，似乎每一道皱纹中，都浸满了漫长岁月的痕迹，也饱含了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智慧。也许是经过年来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老子的表情虽仍安详快乐而神态中却不无疲惫之色；身上穿的一袭没有任何玉器装饰品的麻布长衫也早已陈旧破败，难御风寒了；长长的白发没有束冠亦没有扎起，在晚风中飘洒开来，好像一团迎风飞舞的柳絮。

西去的路，真的是越走越荒芜，出了渭水平原后，繁华的街市和略具规模的村社都没有了踪影，连绵起伏的秦岭山地突然间把关西大地隔绝为景物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渐渐地，本来笔直宽阔的黄土大道已经变成了人迹罕至的羊肠小路，小路边角的沟沟坎坎里随处都布满了一丛丛灌木和一团团的荆棘，也有些不知名的奇花异草竞相怒放生长着，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清香，直透人之肺腑。渐行渐远，道路两旁除了茂密的树丛之外，已经不能看到人烟了。情景之间的突然变异，使行人亦在心理上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变化，往日里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诸如：茂密的林木、空旷的荒野、陡峭的山峰、苍茫的天宇，以及温柔和畅的微风和落日的余晖，都好像在突然之间就改变了性质，开始变得有点叫人心惊肉跳了。这样的自然变化，对于所有的行路人来说，也许并不难理解，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果缺少了温情脉脉的人文景观来做装点 and 陪衬，就有点令人不可捉摸，早已熟悉并习惯了人文气氛的行路者们一旦置身于这样一种陌生环境之中，就不免油然生起一种悲壮乃至恐惧的感觉。

但老子和老青牛却可算例外，他（它）们只是顺着山野间的羊肠小道神情自然地缓缓而行，似乎浑然没有觉察到呈入视野之中极其鲜明的异国他乡色调。暮色苍茫中，老青牛仍然踱步悠悠，好像一大块悄悄滚动着

的黑色礁石；老子则依旧神情恬适，憨态可掬，犹如一名刚刚从酣睡中醒来的婴儿。看他(它)们那种很陶醉的样子，哪里像是远行在深山丛林的渺无人烟处，分明是漫步在鸟语花香、铺满锦绣的花园小径上。他(它)们极随意地使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合进大自然之中，也就使自己极随意地就化作了大自然中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景物。对于这样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来说，当然是无须顾忌或惧怕其他景物的。这是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一个炎热夏日。

当这一人一牛终于来到一个林木混杂的十字路口时，老青牛骤然停下了脚步，把一双昏花的老眼定定地投向了老子。正端坐牛背上闭目养神的老子警觉地睁开了眼，没有发觉周围情形有异，就明白老青牛是在问路。老子亲昵地拍了一下青牛的头，从怀里摸出了一方罗盘，但他抬头望了望西天之后，便看也没看，又把罗盘揣进怀里。

天色已是黄昏，天空的色彩很是斑斓绚丽。

西半天上，早已劳累了一天的太阳，此刻仍徒劳地在西北角落上的一个山坳处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在徐徐坠落的巨大火球，虽然已经消耗完了一天的能量，却还在拼命坚持着要散发掉最后的余热；一大簇一大簇色彩很是浓艳鲜丽的晚霞，态度很随意而行为却很放肆地在夜空上游走着，就像一丛丛篝火在燃烧；整个西半天上，饱含了热烈、生动、凄艳、激烈、壮丽的生命力的涌动。

相反，东半天上，繁星已渐渐缀满了天空，每一颗星都像少女的眼睛一样在害羞地闪烁着，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诱惑；青蓝色的天幕下，一钩清白的弯月早已斜斜地横挂在树梢上，犹如水晶一般地新鲜活泼。东方的天际是如此的静谧、清幽、深邃、神秘和圣洁，适与西方天空的暴烈、热烈和躁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从咸阳西去的官道上，空空荡荡的早已没有了车马和行人，大地周遭竟是死一般的沉寂。值此昼夜交替之际，除了那些习惯于夜间活动的肉食动物外，其他的生命都已躲进了自己的巢穴，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安全的处所，以免遭受无妄之灾。几只似乎没有吃足晚餐的老鸦，无精打采地伫立在几株老树的枯枝上，呱呱地叫个不停。

夕阳落日、晚霞余晖、繁星弯月、老树古道、枯藤昏鸦、荒山野岭、

雄关险隘以及袅袅飘荡着的白色雾霭，共同交织出了一幅生存与死亡，光明与黑暗，浓艳与清淡，热烈与静谧的动人心弦的壮美画图。令人心神俱醉。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老子忽然望见了远处有一座城池的模糊轮廓，就顿时神采飞扬起来，他知道已经接近大散关了，这里是他万里西行的起点。

这时，老子忍不住地再回首向东方眺望，神情有些黯然，但随后，他的神态就恢复了自然。中原，再见了！永别了，中原！老子眼望着东方清凉的天宇和天宇下的静谧土地，心中不禁涌起了一团歉意。“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富丽堂皇、穷奢极欲、物欲横流的中原，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用人肉摆起的宴席和以鲜血酿成的酒浆。老子曾经努力地制止这种场面的出现，现在，却已不得它早日到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繁盛之后必然是大衰败，有什么事物能逃脱这个规律呢？这也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宿命。

老子之所以一定要在盛暑季节辛辛苦苦地赶到大散关来，就是想在冬天到来之前能够深入到昆仑山之颠，因为传说中的西北大漠每到了秋后，就开始进入到飘雪飞霜、天寒地冻的季节了。在当日（春秋时代）中国政治疆域的版图范围里，老子所出生的陈国（河南淮阳一带，当时可能已被楚国立为郡县），可以勉强算是中国的南方地区了，所以，老子也可以勉强说是南方人，照理说，他应该会比较畏惧严寒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庞大系统中，地理学始终不够发达。在一个相当辽阔的国家领土范围之内，惯于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中国人，只充分注意到了时间的循环而往往忽略了空间的距离。一个极不具体甚至概念模糊的“天下观”，非常扎实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便产生于中国就是世界的错觉。所以，在老子宏大的知识结构中，也并没有比较清晰的地理概念。西北地区的情形究竟如何？老子并没有可靠的知识来源，不过是根据传闻加上自己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老子原本以为，到了大散关也就差不多是到了昆仑山。

其实，从咸阳西去大散关只有不到500里地的山路，那里由于地处秦岭南部山地的边缘地带，连绵的群山阻挡了塞外高原寒风的侵袭，气候反

而比洛阳以及淮阳还要温暖些，寒冷问题是压根就无须顾及的。老子如果去的是秦岭诸山而不是昆仑山，则到了大散关就已经有些走过了头。但昆仑山却不是秦岭，它距离大散关比洛阳到大散关的路程要远得多。以老青牛脚力，没有一两年的时间休想走得下来。

在老子心中，西部地区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地理概念，他不但不知道去佛陀释迦牟尼所在国家——印度的地理方位，更不知道去上帝耶和华所在国家——以色列的具体途径，甚至去中国神仙们聚集活动的昆仑山在什么地方，老子也并没有考查周详。他压根就不知道这座巨大的山脉居然东西纵横几千公里，纵跨了从帕米尔高原到祁连山、贺兰山、大青山的广大地区。而且，这还只是狭义上的昆仑山，认真地考究起来，广义上的昆仑山甚至可以伸延到中国最东北端的大小兴安岭一带。

可以说，老子此番出关西行，因为是一去不返，尽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为此行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老青牛及极为粗陋的旅行用品，但却没有十分清晰的目标。

原来，老子根据当日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传闻得知，在中国极西的大山（喜马拉雅山脉）背后，亦有一个类似中国的地区，那里也是由两条大河——恒河和印度河——所形成的一大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在平原之中和平原周围的山地里，也同样分布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封建诸侯国家。诸国之中有一个名为迦毗罗卫的小国，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崇山峻岭之中——今尼泊尔境内。正是在这种地理条件极为险恶而自然条件却非常优裕的地方，合情合理地诞生出了一位修行大道、讲求正果的仁慈王子——释迦牟尼。

王子本名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和“如来佛”两种梵语称号，俱是王子修行成功后所获得的荣誉法号。前者的意思是“以寂默故、不住生死，以能仁故、不住涅槃，悲智双运，利物无穷，故立此号”，后者的意思则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确实，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高山之巅的人们，由于距离天体较近而距大地较远，似乎一步就能登天但却插翅也难以接近平原，所以就往往具有极其高远的洞察力。他们一般理解天体和未来往往比理解地理和现实要容易些，而对人世外的感

情也相对比较丰富些。

根据比较模糊的佛学文献记载，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6年，比老子的年岁要小一些（老子的年岁已不能确知，后人推断大约比孔子年长二三十岁），比儒学宗师孔子却年长了15岁。他原本是迦毗罗卫王国未来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自幼生长在深宫禁闱之中的富贵温柔乡里，一丝也不知人世间的疾苦和灾难。王子于19岁（又有29岁出家之说）时，一次非常偶然的出游，彻底改变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在旅行途中，他亲眼看到了人类生老病死四种现象之后，就忽然间对充满苦难的人生有所觉悟。于是，他毫不迟疑地进行了新的命运选择，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娇妻爱子并主动放弃了等待他去继承的王位，一心一意地进入了冥思苦想的苦修苦行。

经过16年（又曰六年）漫长岁月之苦行和修炼（有35岁得道之说），王子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于一棵大树下——菩提树（又名觉树或思维树，皆非此树之本名，乃以道称树）——求得了正果，因此亦被时人称为佛陀。佛陀原是梵语音译，中文为觉，即谓智慧具足，三觉圆满。所谓“三觉”者，即自觉（悟性真常，了惑虚妄）、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众）、觉行（历劫修因，行满果圆），三者皆达圆满无漏境界即成佛。

老子根据各种并不确切的传闻，私下里认为佛陀所获得的正果可能就是一些接近华夏远古时代的大道的精神领悟。佛陀有一些已经逐渐形成成为系统理论的神秘思想以及一些充满抽象哲理的精练偈语，老子认为说得非常好，如佛陀告诫佛教徒大惠说：

云何无二。谓一切法：如长短，如黑白。大惠，一切法无二，非于涅槃彼生死，非于生死彼涅槃，异相因有性故，是名无二。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常说空法，远离于断常。

生死如幻梦，而彼业不坏。

虚空及涅槃，灭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诸圣离有无。

（《楞迦经》）

透过一切众生之表面意义而直透生命之本质，透过所有事物的表层现象而深入到事物之本原，是一切大道的根本法所在。但那个现在已经成为佛陀的释迦牟尼王子是否真的修成了大道？老子对此不免有些将信将疑。他有些不敢相信，以人类当下极其功利的思想追求和非常浅薄的认识能力，居然能成为勘破宇宙的不二法门？

在老子看来，就人类目前所处的情形而论，即使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觉悟者，最多也不过是觉悟到了真理的局部而非全体；而对于已经开始变得有些层层叠叠的大千世界来说，那些极高明的修行者亦不过是一个刚刚寻到了入道门径的行者而已，还不能说他的精神以及身体已经与宇宙万物融合到了一起，当然更谈不上以自己的不成熟意念来支配这个世界了。所以，这名修行者还没有办法使自己停留在认识的某一个阶段上止步不前，必须永不间断地去追求进步。因为佛教中的大千世界之本质和表象都是不断变迁和进步的，生命的大法就是要永远追随这种变迁，此为生命之质变的不二法门。

对于一切存在来说，时间是生命得以证明的本体；对于所有的生命来说，时间是永远不可超越的存在。但是，空间却是所有生命所暂时寄身并需要不断认识的客体，对于一切生物的认识能力来说，空间的所有一切都是非常陌生的。时间和空间，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以及万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源。一般来说，修道者能够通过静观时间的整体而最终把握到了事物的具体，在此基础上调动起自己的主观意志去不间断地、一步步地勘破一道道大自然的法门，就能够默识到一切生命对于时间的本体来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而已。就人类眼下的认识能力来说，还不知道有超越了时间的生命存在；而生命所拥有的有限时间即使对于宇宙间的极其有限之空间来说，亦不过沧海之一粟。即使以人类目前所能认识和把握的知识范畴，就能够知道还有极其众多的生命拥有时间所永远也不能到达的广阔空间。至于将无穷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来加以比较，则已经不是人类智力之所及了。在天地宇宙之认识上，人类并不比井底之蛙高明，充其量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

释迦牟尼在求得了正果之后，并不甘寂寞，几乎立即就开始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喜马拉雅山西南的大山里广招信徒、四处活动，并努力向

大众宣传一种灵魂不死、因果轮回和极乐世界学说。

老子比较欣赏佛教中的《四弘誓愿》，虽然老子认为这些主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的，就算释迦牟尼已经求得正果并且拥有许多自愿献身的信徒，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人类世界毕竟是由肉身凡胎的动物组成。佛陀和后世的一些菩萨们的四个誓愿是：

- 一、未度者使得度，即令众生皆得超度；
- 二、未解者使得解，即令众生皆得解脱烦恼；
- 三、未安者使得安，即令众生皆安住于戒定与修行；
- 四、未涅槃者使得涅槃，即令众生皆消除生死轮回之苦。

（按：引自《法界次第》，个别字词有改动）

老子对这些主张虽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对佛祖的发明却能够予以善意的理解，这些宏愿至少是具有大智大勇的做法，这对于一名厌倦了尘世的智者，已属难能可贵了。

佛教关于众生平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亲善友爱、人人是佛的思想一经出现，就极其猛烈地冲击甚至瓦解着原始印度教盘踞已久的精神信仰领域，很快就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巨大反响。眼下，这些具有巨大心灵震撼力的新思想，正有四处蔓延之势头。

但老子对于释迦牟尼所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那些多少有些招摇的宗教宣传活动，心中很是不以为然。这不是在出风头吗？这不是在招摇过市吗？这不是在兜售贩卖一种信仰吗？思想、理论、信仰、宣传、鼓动，都是那些世俗领导者们乐于采用的、浅陋拙劣的教化手段。其实，对于那些已经对生命具有了否定意识的人，用不着其他人进行思想诱导就能自行地渐入佳境；而对于那些仍在时间上斤斤计较于生命长短的人，即使用锤子敲开了他们的脑壳，也仍然无法增加他们的觉悟。何况，佛陀似乎已经认识到：

色等及无心，色等长养心，
身受用安立？识藏现众生。

心意及于识，自性法有五，
 无我二种净。广说者所说，
 长短有无等，展转互相生。
 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
 微尘分别事，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乐。
 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
 救世之所说，自觉之境界。

（《楞迦经》）

佛教徒对天地宇宙以及大千世界的这种别开生面的认识和理解，极为老子所激赏，虽然老子认为与自己的思想相比，也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尤其在色与空方面，简直是如出一辙。尽管老子内心对此免不得感到有些奇怪，但想到天下的许多真理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便也心中坦然。老子对释迦牟尼多少有些不满的地方是，这个王子既然已经具有了这等不凡的见识和大智慧，就应该及早完成自己生命的最后超越，而不是把功夫下在理论宣传方面。须知，宣传的手段除了使神奇化为腐朽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老子生平反对所有的思想理论，他认为所有那些表面看上去冠冕堂皇的时髦理论，都产生于人类对命运的无可奈何，都渊源于思想和智慧的废墟之中，都是生命的正常渠道被堵塞之后的副产品。所以，所有流行的、花里胡哨的思想理论，都只是一些廉价的商品，它们与摆放在集市上的那些鸡零狗碎的小物品一样，越是廉价则越加抢手；反之，则越是抢手便也越是廉价。老子以为，真正的思想和智慧都一定是超凡脱俗的、是独立存在的、是隐蔽而不显彰的，决不是用宣传或倾销的手段而得以推广和普及的。

老子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大道只能来自心灵的自我领会和自我豁达，而不是廉价的奉送；真正的思想和智慧固然不是商品，而真正的思想家也决不是只知道扯直了嗓门空喊叫嚣的理论家、政治宣传员或商品推销员。事实上，大道始终蜷曲于大自然的幽暗处和事物的本原中，对于世间绝大多数热烈追求事物表面使用价值的人们来说，那些潜藏于穷乡僻壤和深壑幽谷中的大智慧和真正的思想精华，都是些心灵感受的奢侈品，是身

体负荷的超载物，他们虚弱的身体和脆弱的心灵恐怕承担不起这些东西。

老子认为，生命的大智慧，仅仅可能为一小部分禀赋奇异、天资灵敏、心灵纯净的特殊人物所拥有，这使得他们能够超脱出生命的狭小格局而达成身心的无限自由，而人类的大多数人却是没有办法获得解救的。智者自智，愚者自愚，这是人类知识出现后所造成的恶果，没有人能够以个人力量来改变这种状态。可以想象，如果能够采用教育和宣传的方式来提高大多数人的品质，则世道怎么会越来越混乱而人心越来越阴暗？可见，智慧和真知都只能产生于个别人而不能普及于全体，这只要看看地上的石头超过了珠宝有多少，就可以得到证明。老子承认人类中有真人，真人就是真正的人类，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与野兽为伍的命运。但真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和不真的人一比（不真即假），就犹如珠宝和石头一样，根本不成比例。

在老子的一双饱经风霜的慧眼里，整体的人类之真实价值，甚至不及一些较为聪明伶俐的动物和品种优良的植物。比如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这种动物，有谁能知道它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呢？它们与自然万物全都了无瓜葛，孤独地升腾于云岚雾霭之中，遨游于天地之间，有能力呼风唤雨却不招摇过市，世间很少有人能够一睹它的风采，可谓生灵中之佼佼不群者。至于一些品质优良的植物只要开花就大多能够结果，它们的开花与结果都没有多少自私自利的目的，也不是因为欲望膨胀而不得不发泄所产生出来的生命意志之冲动，而是按照生命本能自然而然地就促成了。所以，它们的生殖不但不会给其他生命带来负面影响，且有助于自然景观的改善。

至于人类这个容貌丑陋而形体低下的群体，只不过是些树枝、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罢了，其卑微不足道已到了无法确定其基本价值的地步。他们之中也有些是勉强开过了花的，却不过是些谎花。谎花一般都不能结果，即使勉强结出了果，也只是恶果而非善果；他们都不是活泼健康的生命，只是些残疾的躯壳而已。这样一种存在物，实际上除了在天地间制造出一堆堆垃圾外并没有其他意义。他们（它们）非但不能给宇宙的自然景观增加任何美感——地球因此而成为宇宙间最肮脏和丑陋的星球——亦不能使生命本质增加鲜亮的色彩。当然，在宇宙需要一些生命来加以点缀而天地间却只有谎花而没有真花的时候，一些拙劣的生命形态也是可以暂时

存在的。

在所有世道每况愈下的苍白时代以及人心躁动而欲望沸腾的社会里，智慧和真知——当然也包括已经得道的真人在内——都只能静悄悄地隐退到一些没有人烟的荒凉地方去休养生息，以期获得保全，以免被虚伪、激情、亢奋、狂热和神经质这样一些无聊人生所必然具有的病态表现所陷害、谋杀或埋葬。在所有大道失落的时代，真知和良知都距离人心非常遥远，致使一些潜藏在各种理论和主义之中的、犹如咒语一般的伪善教条，能够借助某些虚假的路标而大行其道。它以对人类命运幸灾乐祸的轻薄态度，居然以花言巧语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人们脆弱的心灵。满怀精神焦虑和心灵空虚的人们乞灵于理论上的期待，就像乞丐一样，以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来打发岁月，他们只求得到生命的苟延残喘，而不敢希冀心灵的真正解脱。

使老子已经犹如死灰一般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和震撼的是，佛教在破除人类情感方面的不遗余力，这体现在佛陀对《十二因缘》的阐述。老子根据传闻，归结其要点如下：

一、无明——是说人类烦恼之惑，覆盖了本性而无所明了。

二、行——是说人们在过去世（即前世），因身口而造作出一切善与不善业。

三、识——是说因惑业牵连，于刹那间而投生为胎，致使进入轮回之道。

四、名色——名是心，心如有名则无形质；色是质，亦即身体。一旦投胎之后，至第五个七日，则名形就位，生诸根形，四肢亦有差别。

五、六入——是说从名色之后，至第六个七日，则毛发爪齿开始生长，六根开张是有六尘之用。六根谓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尘谓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

六、触——是说脱离母胎之后，至三四岁时，六根虽接触六尘，但尚不知产生苦乐之念。

七、受——是说五六岁至十二三岁时，虽然已知好恶，但尚未起贪淫之心。

八、爱——是说从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时，种种贪淫之心已生发，但犹未普遍地展开行动。

九、取——是说二十岁后，贪淫之心急剧膨胀，在五尘境内（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大肆追求。

十、有——是说因为追求各种幻境，而起善恶业，它们之间相互牵引，而种下三有之果报。因果循环为有，三有即欲有、色有、无色有，此亦即三界也。

十一、生——是说现在所种下的善恶业，后世要切实地落实在个人的六道四生的循环中。六道者，天道、人道、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四生者，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十二、老死——是说从来世受生之后，经过一个短暂时间，则此具皮囊已经腐败损坏。

《十二因缘》在破除人类生命和情感方面做得如此之彻底，实在是难能可贵，老子对此表示钦佩。但对其中的因果和轮回，老子则表示反对。老子不但拒绝承认生命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过渡，且坚决否认佛教中的生命之多次轮回和不断转化。他认为生命的本原是直接的诞生，如果有过渡的话，亦是从高级沦落到低级。

如果严格地按照佛教所提供的那些善知识、善智慧，态度严肃地一步步地推演下来，就不能不对万物之间的所谓因善恶所产生的福报和恶报以及心灵觉悟的具体作用，产生出一种无奈和消极态度。万物之发生、变化以及生命生灭之间，既然普遍存在着固定的因果关系，所以，一个修习佛法者，即使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自身因果的存在及其转化过程，但这个无始无终的过程不但需要靠自己的心灵自证来完成其间的每一个细节，且难以通过其他得道者的开导和启发来获得成功。

而且，依照佛教的说法，所谓“业”与“障”既然充斥于整个宇宙间一切生灵的本体之中，甚至构成了生命本身，则心灵自证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系面前亦完全无能为力，它一点也不能帮助习道者因此脱离因果与身体之间的相互纠缠。一个人——无论他到达了怎样的思想境界——仍须按照因果关系的固定节奏，最终完成因果的往复循环之后才能使生命形

态上的循环得以结束，从而进入到生命的大圆满。

思想，尤其是修行生命或超越生命的思想，应该依靠静观和默识的手段来不断打破心中之块垒，这样，每一次思想上的破除，就能够促成意境上的一次升华，也就等于是生命本体的一次更新。这是一种极为艰苦卓绝的思想劳动，因为生命更新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它在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经常表现得一片空白，令人难以捕捉其中消息。更新固然通过扬弃，这是没有多少征兆的合理结果；扬弃也可能达到更新，但这是没有多少把握的事情，也许扬弃之后什么也没有获得。扬弃之所以能达到更新，是一个勤习苦练和不断否定自己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只能有所失而不能有所得。

这种对生命意志连续性的自我否定需要进行到什么地步？从来也没有人明确地指出其具体途径，似乎只能是随缘而定。但必须是依靠个人的觉悟来完成，其间来不得丝毫侥幸和懈怠。任何伟大智慧的孕育和诞生，都将面临着痛苦的分娩而绝非是幸福的降临，包括宇宙本体在内，无不如此。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大道决不是普通的知识或学问，它当然既不能靠一些法言或咒语而侥幸成功，亦不能靠所谓“当头棒喝”来轻易获得。尤其是，它不能用一些所谓大众传播媒介的手段来进行宣传。既然认识不能帮助最终解脱，那么，佛陀做那么多表面文章有什么用呢？老子对此不能释然。

此外，在这个除旧立新的鼎革时代——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心灵涌动、豁决、觉醒的时代，对老子思想冲击巨大的外来思想真是纷至沓来、层出不穷。在列国并立的局面下，由于还不存在统一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限制，所以，华夏各处的信息传播渠道是相当广泛而且便利的，地处天下心腹的洛阳古城更是各种传说和各种新思想的散布中心。因此，佛教之外还有许多更富有感染力的轶闻传说都纷纷灌入到老子的耳朵里，牵动得老子颇有些心猿意马、坐立不安。比如，传说在桥萨罗（大印度地区）以西亦有一个类似中国的地方，主宰这个地区的国家名字经常变来变去而没有一定，但红海和沙漠却是这个地区比较鲜明的地理标志，至于那里也有像中国一样的两条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老子就叫不出名字来了。